


集部

一峯文集卷五

明 羅倫 撰

記

恩江橋記

雲蓋灃觴會於恩江至於文江入於章江瀦於彭蠡宋縣永豐瀕江而治厲深濟盈民用胥咨元氏有土邑氓王輝造舟為梁捐畝四百濟廢也輝卒半鬻丁氏餘湮輿板曽達師輿人建橋而舍之翰林學士曽德裕應奉

曽巽申黎州判官朱文禮袁州巡檢丁朝佐革木用石縣監大牙失里尹佟復丞孫昭祖議以克成於是丁氏歸田曽氏朱氏先貲達董其事邑司代去宰何仲溫丞徐處仁繼集乃庸勤怠迭乘經始延祐越泰定入至元訖至正歷二十祀而後成迨我國朝圮葺相因用脩以卤報壞以速成化更歷憲副閩陳公煒憲僉廣陳公騎浙徐公懷傅章湖西乃命縣司乃申郡佐鳩工於良萃緡於訟餉石於山貿材於湖南補毀完墩稱舍居梁履

險若夷萬姓冒忭張太史元禎有辭於成知縣歐陽明請告去位强進士滿來攝縣章底定前績曰夫子邑人乎而無辭何以㤅我後人對曰令有之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是先王之制也先王之時司徒視學司空視土司寇詰奸田有經界里有聯比澤有陂障川有舟梁道有列樹不令者有誅所以廣惠於天下也自時厥後有學校而無教化有田里而無井牧有人民而無什伍陂障不防於澤舟梁不

修於川弗塞不治於道其司民上也長厚者土木貪惏者豺虎民於是乎不堪命矣是廢先王之教也昔子産爲政養民以惠使民以義溱洧乘輿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子産小國大夫也天下若謂何哉將通九道旅九山甸九野陂九澤同九川宅九隩以奠九州一梁已乎將奚先也曰在得人

恥菴記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倫曰人不可以有恥自其初也

不可以有恥自其後也不可以無恥自其初也天完於
人玉完於璞若有恥焉是自喪其寶也故曰不可以有
恥自其後也天玷於人玉玷於瑕若無恥焉是自喪其
寶也初無及矣防其後所以復其初故曰不可以無恥
今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初也有恥之心無恥之事
大人者不失其初也自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則能
充其無穿窬之心無所往而不為義矣士未可以言而
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也自有所不為而

充之則穿窬可至於大人自語默之微而不謹則士或入於穿窬可不畏乎吾朋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可恥也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為己可恥也學而為人仕而為己是皆穿窬之類也學恥為人仁必如堯孝必如舜學必如孔子無恥矣仕恥為己君必致於堯舜民必措於熈皥無恥矣故曰恥之於人大矣無恥之恥無恥矣寔使陳君文曜以恥名菴學恥為人而志為己仕恥為己而志為人斯二道也君其孳

孽焉斯無失其初文雁曰聞子之言乃見孟軻

萬載縣興造記

國家之待士也因其才而養之以養吾民也士之仕也以其才易吾民之養非厲民以自養也是故飲食車服宮室使令易非惡以甘固敝陋以壯麗野樸以輕便非過也宜也夫公宮之制内以位叙外繚周垣入則同署出則同門於欲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繩以立政體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夫何仕者不假官營私則安於

湫陋此何道哉萬載為邑麗帶袁筠俗婞易治廨宇腐壞漫不可支海陽陳崇文吏斯土也於是八年矣知其民之可使也乃圖新之南嚮為公堂北為退思之所前為重門旁為吏宇龍亭有庫居貨有藏戒石有亭徒役胥史居息有舍凡為屋餘百間民見其成而不知其勞殆非才其然乎移之於理何有今夫四方司牧寵賂章行上之所為民亦歸之剥膚椎髓公私罄然掃地赤立民不堪命不革其舊而新之殆甚於斯宇乎夫司牧而

奪其有是盜之也吏之盜吾民也久矣安其養而盜之國之養士士之養於人其端固然哉易之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者養人而養於人小人者養於人以自養君子内而小人外則成泰小人内而君子外則成否否者陰柔之極致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傾否為泰易壞為新天之道也風俗之成政化之行夫豈遠於人哉書曰邇可遠在茲君尚圖之縣丞陳某伻告紀成乃文其成以詔來世

陶桓公祠記

大尉陶公諱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父丹吳揚武將軍母新淦湛氏公少孤貧從察辟仕至太尉爵長沙郡公卒年七十六葬國南二十里策謚曰桓公有大功於晉謙勤忠恪雄毅明敏在軍四十一年戎政齊肅胳徠以禮懷遠以德屢當大寇所向克捷羣醜破滅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道不拾遺蘇峻之役温嶠推為盟主子喪不臨竟趨石頭斬峻兄弟王室載寧峻將馮鐵殺公

子瞻奔於石勒以為戍將公使告勒勒召而殺之勒高自標致比肩二劉𢹂懿輩不顧也乃畏公如此魏晉之際浮虚成俗公深疾之常語人曰太禹聖者乃惜寸隂至於衆人當惜分隂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故其所立耿耿一節始終不渝朝夕運甓竹頭木屑悉入掌舉柬𨞍茔柳不忘劬勞卓樹殊勲弘濟斯世功成身退屢欲遜位卧疾登舟去方鎮若脫屣非明智卓行能與於斯

予梅陶稱之曰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魏武用智傾漢夫豈公之比哉公之忠誠凜秋霜而貫白日然觀晉史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其有跋扈之心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其有顧望之跡登天折翼彈血成文動可疑恠此中知所不屑而謂公有是事予蓋行高致毀蘇峻之誅庾氏愧憾世執朝權秉史筆者從而誣成之耳東坡蘇公布衣吳瀨咸辯其非紫陽朱子表而出之然後公之大節俟後世而不惑也使公志行

於永嘉則二帝必不至於北狩中原必不至於板蕩行於咸和則北可梟石勒西可平李雄不偏安於江表矣奈何惠懷庸繆之主成帝削弱之資不足輔以爲也公曾孫潛方劉裕篡勢已成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屈身異代述酒荊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於戲分莫大於君臣行莫大於忠孝公之祖孫無愧焉曾謂魏晉以降有斯人哉塗邑東有公讀書臺或少依外氏於此耳公母墓則好事者爲之也公父母葬潯陽

在東昌者意為近之今憲使陳公文曜修臺創屋提學憲副夏公正夫名曰惜陰書院憲副洪公蔦菴設祠像公於中以公曾孫靖節先生配焉將使後之人進而仕退而處景行先哲咸庶乎斯道也其裨世教大矣令尹葛君先後承襲是亦非俗吏所能予故樂道之也葛君名貞字某云

瀧崖記

瀧有三源一道沙溪一道上固瓴頭一道金牛東南抵

興國界視二水特大焉下合流爲瀧歐陽崇公之阡沙溪之瀧也瀧遂以名天下去金牛十五里蒼崖峻壁循瀧而環若玉玦然瀧崖翁張邦俊居之翁以勤力致貲富酣嗜林壑客至命童觴酒豆殽烹茗炷香鼓枻泝流緣崖索翠遇奇絶處輒轟飲放歌竟日忘返客謂翁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翁賤軒冕而榮簑笠遠城闕而邇山林毋乃非人情乎翁指崖傍花曰其初也枿然枯株耳已而葳蕤已而爛漫離披飄逝波而化微塵可立待

也子達此知榮辱之理矣又指崖上雲曰其生也膚寸耳已而布頀太虛合而為雨散而為暘卷舒無跡子達此知出處之理矣吾少依稼穡歐陽文忠公吾邦人也吾耳熟焉公之立朝以犯顏敢諫為忠以濟時行道為賢以古文倡天下變西崑詆訶佛老不遺餘力至比之韓愈並軻吾與時北涉淮泗南䟦閩廣閱達官貴人多矣窮天下之欲以自厚其身及其子孫庶乎公之所為者葢有之而未見焉吾聞之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也地

荒而不治士之辱也然則居先正之邦不度才量時而冒進焉不辱吾黨之辱乎吾雖斃死木腐窮崖幽谷湮滅無聞殆不辱吾瀧岡矣使窮天下之欲以酣豢其身吾不願以此易彼也容無以應明日以告於倫先是倫來主金牛洞翁築會秀堂居游士給田百米以養之翁有此見有此言宜矣遂次第其語書於瀧崖之壁

## 明倫堂記

先王作民父母知衣食之艱也設井以給之飽暖無教

近於禽獸設學以教之教養不寄之司牧則久而或廢封建所以守之非明刑弼教雖有粟不得而食也肉刑所以輔之道與世移政由俗革阡陌裂而井田廢郡縣設而封建革髡笞立而肉刑除惟學校僅存耳學所以明人倫也父子兄弟之親以恩夫婦之合以情君臣朋友之合以義五者人之大倫天下之達道也人之有是道也猶其有是身也身豈遠於我哉置於明則見置於暗則不見自其見而為有自其不見而為無初非身之

有無也明暗之不同也學校之教發其暗而通其明為是故𠕂先王之學養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修之以孝友睦姻任卹之行士生斯世無俗學詞章之雜道脩於身公卿大夫之位自至無爵禄之累左道未興異端邪說之惑無自入焉此道之所以易明而天下之所以治也後世之學名存而實亡矣上之所以取士師弟子之為教與學講章句課文字誘之以利禄明之遣以暗也其髙才明智之士求於言語文字之外則墮虚寂而不自

知何怔乎道之難明哉雖然教人取士之法今雖異於古矣而道之本於人心見於日用載之聖賢之經者固無古今也學之士顧名以求實離暗以即明孝慈脩而家道隆明良合而朝廷安天下治舉而措之耳夫何遠之有新昌劉恭禮為明倫之堂於其邑庠僉憲陳君粹之曰是全生民之彝祀聖明之化而彰劉氏之美不可無記也於是乎書

寧縣學科貢題名記

水土底貢象犀珠玉金石珍恠之物絲麻穀粟繒綺纖纊草木之花果禽獸之翎毛筋骨凡玩好賜與邦國大小之用必命有司程其良焉不度者有誅夫是物也君德臧否社稷安危生民風俗休戚淳漓無與焉猶若是其嚴也況於人才乎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非無人之為虛也無其人之為虛也夫仁賢者所以與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安社稷而休生民者也其視贓口腹而玩耳目之好輕重較然矣乃嚴於彼而疏於此何哉夫

天之生才猶木之生於山也養之有素取之有節材不可勝用矣苟爲不養謂是山之無材豈理也哉古之善治者非借才於異代也今萃天下之才養之於學校今日之士固異日公卿大夫百執之所選也不端其本無以直其末不澄其源無以清其流所以養而取之者夫豈無其道乎如之何其可忽也雖然教人之方取士之法今雖遠於古矣而其所以取我之意固有在也吾之所以得於天聖賢之所以教我者固未嘗不在此焉若

惟爵祿之利報不圖其稱則負其取我之意矣夫禽獸草木其取也不負其取也禽獸草木不負其取負其取者詩書禮樂之士是詩書禮樂之士果不若禽獸草木耶寧縣學科貢士無題名提學憲副夏君正夫命立於學宫夫豪傑之士參天地而賛化育與日月爭光可也碑之有無何與焉然則勒石以示勸者有司之職也以豪傑之士自待以不負其所取而無愧於禽獸草木者二三子之職也吾固以待於二三子二三子其亦以此

自待哉

羅浮菴記

倫自幼則聞玉笥之勝欲一往而不可得一日夢游焉至山門傍曰法樂洞天流水縈帶羣峰玉立童子出迎延入菴中道士瞷方起良久謂曰若所遊者夢耶子矍然曰是若之夢真耶子今之來者直真遊矣若乃指實為妄是若之夢未覺耶何若語之魔也道士笑曰東海之東南海之南西海之西北海之北上自無始下至無

極皆夢境也伏羲几遂神農軒皞顓頊無為堯舜禪讓湯武放伐劉項爭雄君者吾不知其為君牧者吾不知其為牧百世一夢也朝菌不知晦朔旦夕一夢也蟪蛄不知春秋時月一夢也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八千歲一夢也前混沌死後混沌生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死生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夢也莊子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若夢猶未覺耶若謂予夢夢也謂若夢亦夢也予與若皆夢也若見盧

生乎方其適也知其適而已不知其為夢也及其欠伸而寤也適安在哉若起草萊登金門步玉堂名震天下不三月而南竄荒徼然後去袍笏而蓑笠遠城闕而山林視昔之有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乃不悟此遊之非夢非固耶予方謝道士道士辭去蹶然而興曰其真夢也自是往來於懷戊化丁酉春林緝熙自羅浮來成真遊焉黄時憲王忠肅許濟川自吉水至陳符用自廬陵至自玉峽舍舟而陸暮抵大秀宫宛然夢境矣翌日約

道士徙宮於天王閣約苻用結菴於閣後最奇處名曰羅浮菴苻夢也予顧諸君曰是遊非夢矣緝熙曰安知其非夢乎謂為非夢恐復為道士笑也明日各下山辭去明年見緝熙於鄉城相與太息曰昨遊成夢矣符用來告菴成書夢語刻於菴中庶來者知人生之所遇無非夢境也以得喪而欣戚何為

## 常春堂記

外父雲巖翁與其弟與言與莊為堂於南園曰常春命

予壻羅倫記之倫過與客過其堂焉方嚴冬也風颾發而氣栗烈冰柱挂簷雪花如手坐良久足麻木齒牙下上指僵袖外不得屈伸客笑曰今日之春何在乎常如何也指酒壺曰春在此乎非也廵簷索梅花笑曰春在此乎非也二物雖可名春非春之常也夫天地之化熉而為春熱而為夏涼而為秋寒而為冬方其至也推之而不可拒及其去也執之而不可留雨生於雲水生於山雲與山不得而有也春生於天天且不得而有之而

人欲有之以為常不亦惑與倫曰是非容所知也夫春在天為元在人為仁仁固春之為也邵子曰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是春形於身則晬面盎背形於家則父子慈孝兄弟友讓夫婦唱隨即其人入其室如在春風中矣皐夔稷契得之為唐虞之春伊傅周召得之為三代之春孔子得之為萬世之春當時弟子得之浴沂詠歸亦為聖人之所與自是千有餘歲周子春於濂溪明道春於河南夫是春也得於天而有於我是固所以為常也

翁兄弟鬢白嬉怡羣從朝夕奉觴和顔是亦所以為常鄉翁老矣翁之子孫收是春於身未用春於家用則春天下進退乎周程夔臯之域而後可以為常也翁字與仁兄弟五人與廉與爵巳世云

剛峯記

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欬已而欷歔企慕至為之泣下予之好剛蓋天

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於天地之閒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固予之所好者也思欲與天下之人同進於剛以是凡游於予者皆以剛益之唯恐其墜於柔也梁君德剛亦其一人已君諱侃初無字予字之曰德剛別以剛峯易其字欲君顧名思義果於剛而不墮於柔焉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

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或曰子之論則辯矣象君之剛而以山何也夫人之不能剛者動於欲也易以艮象山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則不動於欲矣大畜以艮畜乾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無欲而應乎天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仁天德也子方困於屢有司欲周之德剛曰以汝而受有司之餽

乎於是推其有以同之成予之剛者君有力焉以是知君之必能剛也易之象凡陽必剛凡陰必柔剛者必君子柔者必小人剛進柔退則成泰柔進剛退則成否安得如君輩之剛者百數十人置於中外庶天下蒙泰之福乎此固予之志而非今日之可言也雖然剛之成泰者繫乎天剛之同天者在乎已君姑勉其在已者以俟乎天也是為記

## 世壽堂記

萬乎天者萬乎人萬乎人者一乎天一乎天固一乎人也萬乎天而萬乎人萬之所以為萬也萬乎人而一乎天萬之所以為一也萬一合而天人同矣夫壽夭富貴貧賤賢愚康寧患難天之所以萬乎人也所以為壽為夭為富貴為貧賤為賢為愚為康寧患難太虛之所以萬乎天也太虛所以萬乎天者天不自知也一乎太虛而已天所以萬乎人者人不自知也一乎天而已君子知其一乎天也壽夭富貴貧賤賢愚康寧患難譬之浮

雲卷舒聚散萬變乎前而吾不自知也一順乎天而已夫壽也富也貴也賢也康寧也順境也夭也貧也賤也愚也患難也逆境也天之於人與之以順而去其逆或出於一族萃於一門其非萬之一乎若雲蓋蕭氏是已蕭氏之先名庭驥者以進士尹崇仁論伊川荆國之學見知於葉水心名湘者以進士為會昌知事從何了翁起義兵敗績湘及子姓死者三十人見知於文丞相名養蒙者以詩見知於吳文正名儀者中進士為主事永

樂中言事死之則蕭氏世多賢矣居者有良田廣宅仕者明經術後先相望則世富且貴矣壽人之所大欲有甚於富且貴而不可必得者蕭氏之彥曰世達壽八十妻張氏壽九十七子正啟壽八十三妻王氏八十七弟正隆壽八十妻黄氏八十四一門兩世父子兄弟夫婦耄耋康寧子孫才俊怡愉何得於天者厚耶雖然壽夭富貴貧賤康寧患難賢愚天之所以萬乎人也積善以永天休使壽而無夭賢而無愚富貴而無貧賤康寧而

無患難人之所以一乎天也蕭氏之子孫懋之是為記

大中書院記

有所大而非大執之而無有秉之而不亂入之而愈深升之而無盡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其大無外其小無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賢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有所大而無所大也無名也無可名也强名之曰中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心之不偏不倚中之體也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

下之達道也此事之無過不及中之用也中為大本者其體無不具中為達道者其用無不遍夫是之謂大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出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為我者非人也天也天人合一則天地自我而定萬物自我而遂中自我而大矣夫豈有待於外哉江侯伯溫登丙戌進士由秋官出守南雄以敦化本於興學建書院於學宮之傍名曰大中延

叔父某主之教諭單廷亮曰書院左學宫右郡城巾山北峙天馬南翔嵐光蔥態隱暎東西而書院適其中書院後為樓樓後為亭二東曰光風霽月西曰源頭活水前為堂外為門四環以池池東為登雲橋西為步月臺中為天光雲影亭造於天而為於人無適而非中也此書院之所以名也予笑曰是非吾所謂中也吾所謂中天命之性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民以官為本官以人為本師弟子之為教與學易

其惡而至其中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庭正而天下治此中之所以為大而江侯建學之意也無已則問於濂溪無已則問於夫子之孫子思無已則問於唐虞夏后氏之三聖人

雯峯別墅記

遡臨汝而上盱者千里山水名天下最善者三焉在臨汝蘇山最善浮屠氏之宫也在盱郡王城最善親王之所遺也在廣昌雯峯最善古今莫能知太守饒公秉鑑

始主而居之湖西羅倫過而顧焉樂而不能去其右則吳王嵎之軍峯也其左則鎮縣之金幛也其前則壺公之紫霄也其後則南霽雲霽也尊者如帝畢者如臣比者如友楨者如屏卓者如筆簇者如臺殿甌者如城屋湧者如波濤驟者如馬翼者如鷲踞者如獅象蹲者如虎豹蜿蜒者如龍蛇繪如削如鑄如琢如神施鬼設不可名狀雲霞往來變態翕忽合而名之曰雯峯焉盱水中注逦邐迴抱如不欲去易之為雯溪雯溪之東兩澗

夾流為雯澗支隴傍峙翼澗而出乘雯溪而止為雯岡雯澗中夷平田沃壤可六七百畝窊地成池形若環璧為雯池梁池而入池上為雯門門内道渠泉聲琤然嘉木異石雜置左右為雯渠有堂翼然臨於渠上為雯輝之堂合雯峯山水之輝也堂後為寓樂寓形宇宙之内而樂於此也為安晦祠顯而居晦非安不能也祀先之堂為貽孝繼述之善祼薦之成貽其孝於祖考也雲消日明重門洞開雯峯衆奇雜然前陳于几席之下矣合

而名之曰雯峯別墅焉夫雲霞成章天之文也山水成奇地之文也仁義成德人之文也以地之文合天之文雯峯山水之奇也以人之文合天地之文然後可以主雯峯山水之奇也於戲有常者此山也無常者此人也有常主乎無常主乎主乎常斯文而已若尼丘之常主於孔雲谷之常主於朱是已主人曰善吾而今而後知無常之為有常也於是乎書

## 榮壽堂記

尹廣昌葉侯年於是六十矣邑人士皤者弁者府胥者
輿皁者章縫者頌者執歌史者執圖酳者執爵酳者執
壺𩽾者執牢駿奔克咸羅拜庭下祝曰吾侯祗承天子
命底綏百里民吾侯榮矣又祝曰吾侯誕彌時維下壽
底於黄耇吾侯壽矣祝既以名於堂志不忘也何喬壽
曰子盍記之倫曰嘻異哉榮乎榮壽乎壽人之情也榮
乎好辱乎惡壽乎好不壽乎惡人之情也人情之好順
也猶水之好下也遂諸海者其惟水乎由其道也人之

好順也何莫由其道也孟子曰仁則榮孔子曰仁者壽順之道也由之斯至矣堯舜周孔其至矣乎萬世仰止如其榮敝以天地也如其壽無他由其道而已矣吾聞之卓魯之為吏也未聞周孔之大道也民到於今稱之其功仁乎紆朱懐金黄鼒白首者俄空焉鄙夫哉鄙夫哉其榮也外矣侯其闈乎於戲吾見好榮者矣好壽者矣未見好仁者矣好乎彼不好乎此是猶好出而不由其戶也可乎侯其闈乎忠信以本之誠敬以居之康貞

以幹之豈弟以施之禮樂以文之於其內不於其外於乎古不於乎今斯亦至矣否附以韓魏之家益以彭聃之壽奚有佚名茂髙字斯培世家莆云

建昌府學記

古之學者義也今之學者利也學學所以為人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秀也學以成之人之義也先王之教也古之學者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長幼焉學之為視聽語默焉學之為進退辭受取與焉

學之為生死福禍焉所以學為人也以則聖人以配天地以順四時以叙百物以興禮樂以崇道藝而措諸天下國家官諸後世所以學為人也其學焉者義也家以教之塾黨以教之庠術以教之序國以教之學不帥教者鄉左移之右右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有左道以亂民者殺其敎焉者義也三年大比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其用焉者義也士生斯世也不義焉往及道之衰異端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出於佛則出於老老者曰吾利人生也佛者曰吾利人死也天下之民聞其言而樂之樂乎彼不樂乎此矣其能由學乎凡學者問其業幼者曰能誦讀已長者曰能科舉已學成而名立者曰能詞章已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書未有也學異乎古也父兄之願如之師保之誨如之朋友之胥漸如之不易其初教異乎古也三年大比考其文而第焉賓於鄉升

於成均揚於王廷乃命以位大夫之貴公卿之尊可坐而待也父母曰顯矣妻子曰肥矣僚友婚姻曰榮矣考其功能紀於彛常以匹休前聞人蓋未有也用異乎古也士生斯世也非豪傑之士不利焉往由周而上帥天下以義而民從之由漢而下帥天下以利而民從之其治效可考已教道之關國家也如此我朝列聖建學立師則古昔先王知是道也建昌郡有學舊矣弗稱謝公士元來守郡乃為之以風士心視舊壯焉廵撫夏公時

正見而是之命師立其道命弟子從其教命太守終其事命倫紀其成



一峯文集卷五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一峯文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一峯文集卷六

明 羅倫 撰

記

## 閿縣治重修記

閿治之爲也二君勤焉邵君基之陸君定之閿古侯官地也改於隋國朝因之令路圓王建治焉至於今百有餘歲其獘也甚矣今皇帝即位之三年遼陽邵君奎來令其邑進厥民曰治之獘也若此其甚也時可已乎衆

曰諾民乃子來力者見事財者見費迺告治焉毀者易之卑者高之隘者闢之固者因之中為堂堂後為燕休之次東為廳典史居之西為庫傍兩翼為吏舍中為甬道南為中門南折而東為外門為陽和坊亭左為申明右為旌善中門東西為榜房為碑亭后土為祠為監室為井亭各以序焉用人之力若干用糧之費若干用金若干用木用石用甓用竹葦若干用木工石工圬鏝之工若干興事於丁亥七月落成於戊子二月未踰也時

倫有名命反於泉道於閒達觀於邑新營願邵君曰令
之為乎民之為乎君曰民之為也民之願也倫曰固也
民之願也其斯已乎飢者願食寒者願衣勞者願休父
願慈子願孝兄弟願友宗族親戚願睦鄰里鄉黨願恤
鰥寡孤獨廢疾者願養也民之願彼也孰愈此也凡吏
於土者皆民之為也其為彼也固將以易此也君子之
居於斯也固將思之為此以易彼乎君曰思矣此則令
之為也乎其記之庶有勉乎竣事則速倫既北還邵君

去矣陸君繼之君吾同年也為君誦之昌澤曰此則潤之為也又三年報曰事竣矣來速文乃書畀之使是邦之後人知二君之嘗勤於斯也

徽州進士題名記

聖賢立言以明道也朝廷用人以行道也道太極也太極動而陽焉靜而陰焉一陰一陽萬物出焉人也者其秀焉五性具焉七情感焉情蕩而其性鑿也聖人繼天立人極焉孔子不得其位明先王之道以詔萬世鄒孟

氏沒道之不明也千有餘歲周程張邵繼作朱子光而大之予徽人也其為道也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以修於家可周可程可顏可閔以立於朝可伊可周可臯可夔以致其君可堯可舜可湯可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無不可也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朝廷之待士也方其幼也設學以教之及其成也設科以取之設位以任之設祿以厚之為是道也今夫

獺食魚者也祭而後食焉豺食獸者也祭而後食焉所以報本也臣也者食君之禄者也不如豺獺可乎好榮者人之同心也人皆知進士之榮也其科起於隋由是而榮者不知其幾也而不以其道譬諸舜焉其榮以朝者也如好之莫若行道舉烏獲之任是亦烏獲也行朱子之道是亦朱子也朱子之道世為天下之法况其父母之邦乎御史陳君士顯督南畿諸學其望諸君在是矣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陳君有焉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諸君有焉

孝思堂記

詹璀將歸言於倫曰吾聞之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焉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焉吾不得為仁人猶願為孝子居以孝思名其堂思事天之道事吾親也夫子其有以教我乎倫曰善乎爾之思也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仁人之事天孝子之事親其道一也為父母之子而不孝焉未之思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善乎爾之思也思不失其心也人之幼也其於父母也飲食思焉寤寐思焉疾痛痾癢嚬笑啼號造次必思焉未嘗免於父母之懐也夫豈教之能乎其性然也及其長也思私妻子而後不顧父母焉思安佚其四肢而後不顧父母焉思從耳目之慾而後不顧父母焉思闘狠以勝人而後不顧父母焉思縻爵以自榮而後不顧父母焉夫豈其性然哉移於物也善乎爾之思也方父母之存也居

則思致其敬焉養則思致其樂焉病則思致其憂焉及其沒也喪則思致其哀焉祭則思致其嚴焉思其色不忘乎目也思其聲不絕乎耳也思其心志嗜欲不忘乎心也一舉目而思父母也非禮不敢視焉一傾耳而思父母也非禮不敢聽焉一出口而思父母也非禮不敢言焉一舉足而思父母也非禮不敢蹈焉一動念而思父母也屋漏不敢愧焉凡吾父母之長子也吾思敬之弟吾父母之幼子也吾思友之祖考吾父母之所出也

吾思尊之宗族婚姻吾父母之所愛也吾思睦之鄰里鄉黨吾父母之所交游也吾思卹之尊天下之高年思吾父母之所老也慈天下之孤幼思吾父母之所幼也仁天下之顛連而無告者思吾父母之所矜也一獸不敢輕翦一草木不敢輕折思吾父母之所與也記曰孝子成身太上不辱思至於此然後可以成身而不辱其親也善乎爾之思也仁人孝子其事天也如事親爲其事親也如事天也此之謂也善乎爾之思也詹璀慼然

避席曰雖聞命矣自是不敢忘乎孝思

澹軒先生祠堂記

君子之學成已此心成物此心此心也天地此心鬼神此心古今此心華夷此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此心澹軒先生此心雖寧之人此心天下後世皆此心也心之感物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大六合不遠萬世而況親炙之者乎廬陵之士教天下學者多矣以心感物者吾得二人焉廬陵孫先生曷吉水彭先生汝弼孫

先生教松江其沒也人祠之彭先生教睢寧其沒也人亦祠之二先生何得此於人哉盡此心焉耳吾聞之孫氏和靚端凝襟韻夷坦彭氏簡重方嚴不可苟合而一以至誠為主其為教也皆敦本實而抑浮靡基以忠信作以廉恥不動聲氣不施鞭扑弟子愛之如父母父兄懷之如親戚愚智一口以為盛德君子此二先生之所同也為教授為御史冠豸戟如衣繡燦如風動百辟化被多士勇退急流高蹈林壑孝養嬉愉懿然天衷此孫

先生之所有也慶鍾李偫才敏夙成大魁天下近侍帝庭立孝於家而以移忠於國諸孫競爽王雪輝暎鸞鵠停峙此先生之所有也先生立於已者至故入於人者深得於天者厚非人之所及也嘗自號澹軒一切世味泊然無好在睢寧時大新學校睢寧樂與成之有司不與焉别搆草屋於堂之西隷諸子弟先生既沒門生父老為位其中朝夕哭臨如喪考妣因即祠焉知縣何皞至曰學祀先師禮也禮宜稱文乃新令祠提學御史戴

公珊丕羽義舉用風治屬崇賢好德裨道弘化二公亦此心也於戲仕被儒服尸師位者所在森立利己忘義悖道棄德士胥咨怨將一日不堪其位況去思乎況不已而尸祝之乎其肆然民上者雖榮被圭衮而穢流海內貽後世斯二人也獨無此心哉亦獨何也吾聞之師道立於上善人多於下士脩於家有正學朝廷之用有真儒使師天下之學者皆若而人則天下治矣師道之關於王化豈小故哉若先生之所有盛德厚業令子

賢孫先照無極惡計祠之有無哉予與先生之子敷五幼同學而仕同官故為記之以慰邦人之心以告來者或有聞先生之風而興是亦吾道之一助也於是乎書

## 樂靜堂記

樂靜處士以名其堂客顧而問之曰天樂動地樂靜水樂動山樂靜人心之靈天吾高地吾厚山吾峙水吾流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子之所樂無乃物而不神乎處士曰子言吾惡敢

當哉吾樂非爾所知也天地閒凡物皆有樂鳶樂於天魚樂於淵草木樂於春候蟲樂於秋農樂於野工樂於肆商賈樂於市仕者樂於朝吾隱者也樂於山林而已矣山林之樂無車馬之喧無圭衮之華無樓臺之壯無聲色之娛無刀鋸之辱無奔走伺候之勞漁樵與侶麋鹿與群花徑小車孤舟野水清風時至明月自來境無往而不静心無往而不樂以吾樂名吾堂也不亦可乎客曰異乎吾所聞動静交而天地之道盡人心之神天

地之至妙至妙也動靜合一而人之道盡程子曰無欲則靜靜則虛虛則明動亦樂靜亦樂天下之廣居吾居天下之正位吾立天下之大道吾由用之則行兼其樂於人舍之則藏獨其樂於已蔬食水飲簞瓢陋巷吾樂自如窮無所損也桓圭袞裳高牙大纛吾樂自如達無所加也大敵壓境白刃臨前吾樂自如威武無所屈也退藏於密與天地同體彌綸六合與天地同用此之謂神此之謂真樂顏子之不改孟子之未嘗不豫至是境

也莊列之天游御風何與於此哉處士曰大哉言乎吾老矣不能進於是也吾將守吾樂以終吾身處士姓王名某既卒五年其子某告吾友劉素彬求記其堂盖欲顯其親於無窮也欲顯其親者人子之心有人子之心者試以吾言求之

新城縣治重修記

父母萬物者天地父母萬民者聖人聖人天地之心也君以治之師以教之公卿百執侯牧師帥以承之所以

父母斯民使之不失其本心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知之是非四者人之本心也聖人與我同者口鼻之臭味耳目之聲色四肢之安佚衆人所以失其本心也此心失則違禽獸不遠矣幾何胥匡以生哉天生民有欲天生聰明時乂民之失此心具斯民之罪乎姬周之衰道失民散孟子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又曰堂髙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後車千乘馳騁田獵我得志弗為弗為者不失其心也此心不失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可以為民之父母矣故曰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由是觀之此學不明此心不存欲求治之善者未之有也孟氏以還幾年於此矣尸然民上者吏縱弗肅民困弗甦老奸宿猾皆肆而弗治昔人之所為者無一為之

其所不為者皆為而弗郵天子憂郵元元之意維不下流夫豈其本心然哉此學不明故也建昌屬邑四令宜其民者百年得二人焉南豐衡君岳新城陳君員韜民到於今稱之斯二人也所謂不失其本心者非與大湖呂君廷揚來令新城民亦宜之部使者中以法鰥寡有辭御史直之民宜之如初廷揚知民之可與有為也乃新公宇乃葺廨舍乃理廏庫繼以餘力脩公館於湖東為置郵於五福亭過而視之奂然大壯顧謂廷揚曰此

居廣矣不有廣於此乎此位正矣不有正於此乎此道大矣不有大於此乎天下之廣居吾居天下之正位吾立天下之大道吾行進而由於民達不離也退而由於已窮不失也窮達進退無入而不自得此之謂不失其本心夫然後天地自我可以為民之父母矣是道也吾有望於廷揚不然廷揚固無憾吾將有憾於廷揚廷揚名讃丙戌同年父老請予記故不以頌而以規

孝友堂記

士大夫有問孝者則謹對曰思其誠問友曰誠於孝斯誠於友矣孔子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曷終乎土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誠曷不息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死死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常易而變難能於其易而不能於其難者有矣能於其難未有不能於其易也誠之不息也自其初乎息於其後者弗思其初也方其初也饑斯號哺寒斯號衣痛癢斯號爬搔須臾離其母則號求之必得其母而後已

此其初愛父母之誠也其有息乎其於兄弟也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戲豫憂號無不同其情焉此其初愛兄弟之誠也其有息乎及其後也妻子具而是心息矣反而思其初焉是心將油然而生也其孰能禦之新喻李仁端養寡母而友諸弟能於其易矣吾懼其變於難也勉以思其初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安慶府學欞星門記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由之以太極爲棟楤以陰陽爲閫闢以五行爲往來以六合爲垣宇以誠爲榐以敬爲鑰以禮爲關以勇爲衛以知爲先入此門也然後爲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奧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蟲草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羲

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治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為教也其教之成也根於心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而達於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序朋友安其信男安於外女安於内士安於學農安於耕商賈安於貿遷行旅安於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於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鳶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灑落無邉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

然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為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為門唐儒以文辭為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花或洞闢其堂奧或塗壁其垣墉嗚呼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詞章為門者穴竇而

入者也以老佛異端為門者則迷於蓁莽之區而已安慶府學欞星門舊處癈地藥局前鄱教授泰和羅君用俊至曰象正大髙明豈斯稱哉太守餘姚陳侯雲鷚貳守濟南李侯芳聞而是之以白提學御史戴公珊廵江御史譚公某二公咸允鳩工伐石撤藥局以位欞星前俯通衢未竣而陳侯去李侯終之易學門於西立泮宫坊於舊欞星門立泮橋於池上甃石而髙大之是有功於學可書介諸生楊慶陳偉來謁文紀其成二生歸碑

吾言於門使游聖人之門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寶慶府進士題名記

君子之學非為名也名者所以馭下也馭天下而不以名堯禹不能為也是故善治天下者善馭天下之士而已里選既廢科舉攸興上之待士俊茂異等育于學校名曰秀士文藝中式賓于有司名曰貢士對揚休命登于天府名曰進士名曰秀士鄉人榮之名曰貢士國人榮之矣名曰進士天下之人榮之矣育之于學賓之于

鄉進之于大廷揚之于天下上之所以待士者至矣夫然後名其官而爵之名其官于縣一邑之人尊之矣名其官于郡一郡之人尊之矣名其官于方岳一道之人尊之矣名其官于天子之廷天下之人無不尊之矣以匹夫之微御萬姓之尊上之所以待士者至矣然天下之士豈皆君子而無小人乎君子道長成泰小人道長成否苟無道以御之欲其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難矣是故考績于三載黜陟于九載潔已不汙名之曰廉臣

焉守職不回名之曰直臣焉憂國忘家名之曰忠臣焉泛應曲濟名之曰能臣焉果廉乎果直乎果忠乎果能乎斯為君子矣其或陰回愉賊名之曰姦臣焉逢迎容悅名之曰佞臣焉昏墨有聞名之曰貪臣焉殘忍害物名之曰酷臣焉果姦乎果佞乎果貪乎果酷乎斯為小人矣為君子者車服以庸之彝常以銘之為小人者裔夷以竄之檮杌以書之無非欲其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上之人所以待士者至矣某學進士舊無題名黄巖謝

君世修來守是郡懼無以勸來學戍化九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曰某也君子某也小人由進士為君子其榮也無窮矣由進士為小人其辱也無窮矣可不懼哉有君子之榮無小人之辱有道乎曰有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邵武縣學復地記

惟天生民有欲惟先王時乂體國經野以為民極迺域九州迺制九服迺設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

之井牧其田野分地域而守之迺均會其山林川澤原隰之名物而厲禁之迺設閭黨庠序之教察其遜讓雍睦者以勸之錄其過惡者以懲之迺制司寇之刑禁其暴亂力正矯誣犯禁者以告而誅之時惟我民罔不生生各有寧宇矧惟有學有越我疆乎逮王迹熄伯圖起迺棄惟我先王典不時式矣粤在南服有縣邵武學圯以廢豪戎盜其廢而有之訓導葉君梁君曰時可已已之匪人爾繆爾逋爾惟考志詢茲黃髮用告有位迺謀

邑宰迺復郡侯迺咨憲臣憲臣布令豪乃以侵地來歸
東八筵脩縮廣二西五筵脩盈廣三乃堂乃搆堂五楹
公食于所居徙于舍舍三倍之朔始丁亥戊子落成二
君咨予紀迺成績余曰予來惟我祖宗受天明命綏于
萬邦維兹序庠惟堯舜禹湯文武成康遺典具在惟爾
有職典厥于學毋或鰥曠惟有俊在兹學古入官昔余
攸聞惟稷惟契惟伊惟周學乃有成惟今天下貴者富
者强有力者罔有定志惟奪迺饜士無恒家農無恒產

萬民罔攸生在下惟我皇帝恭默思治惟爾有俊登于
良弼在帝左右惟先王舊典時式時而措之天下可均
民惟永寧矣不然一畝之宮不能庇而有如天下何惟
迺圖之葉君名禎臨海人梁君名文淞臺人邑宰李君
名仁魯國人郡侯盛君時望錫山人僉憲劉君子肅豫
章人而余翰林修撰羅倫永豐人云

雙節堂記

謂婦人為男子可乎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以其行也

非以其質也夫臣之從君婦之從夫其屬以人其經以天其義一也一而無二三綱以正九法以叙萬化以基若虎溪蕭節婦劉氏者可易乎哉劉故夏朗大家節婦端習公之女翰林學士文介公儼蘇州教授南園公諭之從姑擇配得蕭東鑑氏歸未數歲東鑑卒子璃半歲繼卒門内外婚姻慮其少寡而無子也以語覘之節婦泣曰夫吾天也天可二乎吾足一移異日何以見亡人於地下今何顏面人哉舅姑難其志命冢嗣東鉉之子

澂濟後焉劉氏視猶已出鞠我立我配其兄劉庶績之女成化丁亥澂濟卒劉氏年四十二撫遺孤曰存性姑婦相依衣食寢興凡視姑為節鄉士大夫以二婦之相繼以貞也表其堂曰雙節遺孤存性以教授君狀來告史氏曰形氣之私人孰無之不能以禮義制之則其去禽獸不遠也臣子之於君父樂人之樂食人之祿而不能憂其憂死其事者吾見多矣而婦之不二其夫者一家或三四人一族或十數人一鄉一邑有不可勝紀者

節義之性人皆有之何獨能於婦人乎所見專而所守固也若蕭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獨賢於女婦而已哉存性祖文志國朝旌為義民宋紹定戊子進士諱正者其先也信國文公三世卒業其門先君武岡公弟登仕府君亦三世聯姻於其門云

冰雪堂記

章節婦者桂林衛周千戶之女廣西方伯金華章公俊民之庶妻也年十六歸方伯生子延年又三年而方伯

㷀節婦居喪不飲酒不食肉不脫絰帶者三年自是手不膏沐面不脂粉身不紈綺足不踰閾朝夕誨延年曰吾聞婦人從一而終吾所以忍死者為汝故也汝有見焉吾含笑見汝父於地下矣崇仁廖行儉先生司教于郡庠節婦曰先生有道士也汝往師之延年如母教學遂有見爲延年書于其事母之堂曰冰雪貽節婦至也行儉受代歸延年介來曰幸為記之吾母庶有聞予行儉曰臣妾之至行人子之至情皆可尚也吾子其母辭

夫冰與雪天下之至潔也吾心之潔以之日與月天下之至明也吾心之明以之天與地天下之至大也吾心之大以之人生而静本至大也至明也至潔也欲動而性鑿焉大者狹矣明者暗矣潔者汙矣君子之學何也完其至大復其至明全其至潔也婦人非由學者乃獨能焉有斷臂者有髡髮者有劓其鼻者有縊其項者有仰藥而死者有絶粒而死者有沉淵而死者有投崖而死者有蹈白刃而死者皆所以全其至潔也居今之時

吾得二人焉丘節婦樂安人姓熊氏夫死從之同穴而葬譚節婦南豐人夫蚤死其家將改嫁之潛復壁中不粒者五日縣官使人呼曰吾為若全節聲不絕若絲其他終身不改者往往如是也章節婦之心夫豈異於是乎今夫臣之從君婦之從夫一也平居暇日士君子為婦人女子則勃然怒去一旦君父有難曾婦人女子之不如所以全至潔與日月同其明天地同其大乃在此而不在彼何也使士君子而皆此婦人焉則人之國

家豈有喪亡之禍哉予故書節婦之事以愧為人臣而懷二心者

靖位公館記

尚書兵部員外郎黄巖謝君世脩守寳慶之六年介十日千里走一峯山中告其友湖西羅倫曰自吾郡之新寧抵永州之東安陸行二百里使臣夕至館轂無所次于逆旅夕于置郵尊異王臣具贍羣下考禮弗稱成化二年御史大夫繁昌吴公欽奉上命廵撫湖南周爰行

郡恪勤逦職吏畏其威民懐其恵四境肅和百廢具興乃命都指揮同知劉某傭匠于工揵役于戍造甓于陶取木于山相宅于靖位介中道也踰時工成民罔聞知使者之至居宇資用如官府如寺觀如富者之宅如主出而歸其家樂而忘去矣省不佞惟傳舍之修無足書者而公之善宜昭來世先生職在太史宜無辭者倫對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顔子大賢也不遇其君簞瓢陋巷屢空終身今士大夫居有廣厦衣有文繡養有庖

廩出有車馬夕有傳舍役有輿皂凡吾所有而顏子所無者皆上之賜也是故為臣而勤其職者宜也非過也周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顏子之為邦先王之道也今虞夏商周之禮樂猶未盡用姦邪讒佞貪墨之徒猶未盡去鄭衛淫哇之聲猶未盡屏蠻夷寇賊猶未盡弭風俗猶未盡厚生民猶未盡寧四海之内猶未盡無虞强宗豪户田宅踰制猶未盡均削釋老邪説百家衆技惑世誣民猶未盡擯斥山川鬼神之變雨暘寒暑

之災昆蟲草木之殃猶未盡消息凡吾君之所憂者亦公卿百執事之憂也是故為臣而勤其職者宜也非過也於戲人之寓斯世猶寓斯舍也可不懼哉世修以復于吳公公曰然請記于靖位以告來者

## 勅書閣記

皇上嗣大歷服以小民受天永命制曰國家保有四海子萬民元元時惟艱食朕甚愍之有助朕者有司其稱朕意復之如令吾邑姚寬重氏首義應詔縣官以聞朝

廷降璽書旌曰義民復之終身無所與寛重拜手稽首曰皇帝誕降寳命臣敢不祗承惟臣子子孫孫其永寳之乃近重屋置璽書其上尊閣之也閣成其姪壻郭捧珠氏屬倫記之倫曰君臣之義無所逃天地之間也天不可無日民不可無君一日不可無也天下之民王臣也天下之土王土也天下之財王所有也臣之事君不敢私其身敢私其土私其財乎先王之制體國經野民皆井授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教其所治民使之比閭族鄙保受周救當是時也國無私土家無私財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周之衰也諸侯皆去其籍及夫後世其敝甚矣國家將潤澤先王之典正經界分宅里立萬世不易之常法永安烝黎克綏天祿今日之舉一時之權也寬重能首義以從其不能于后乎昔卜式輸財助邊漢史譏之寬重能乎卜式有慚德矣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安能施於後世寬重其能

施於後世矣不復貲矣勉哉寬重捧珠往告寬重曰唯

命

一峯文集卷六

一峯文集卷七

明　羅倫　撰

## 傳

### 吳孝子傳

吳孝子代父死者四十餘年矣湖西羅倫聞之迺為之傳曰孝子名駒字彦驤南豐石油里人石油之吳稱自唐始至孝子而著孝子孝友天至讀書通大義頗工詩日侍父母左右飲膳必躬視之昏定然後就寢諸弟則

之幼穉狎侮者必訶之或曰幼也孝子曰其幼乎吾聞
曾氏之家幼者不詈人其天性然乎有鬻田于從兄彦
質者兄辭以窶孝子代鬻之歸其田于兄初孝子父潮
宗以茂材授政和令改海陽令歸宣徳丁未傭里人孫
任給力其家一日孝子出外里胥彭文杰曰孫一吾籍
甲也誘而縛之潮宗覺率諸子拒之門毆文杰致死法
坐潮宗孝子曰吾父老矣吾弟幼且無後自詣告曰死
文杰者彦驤也令難之孝子曰以子代父何不可乎況

殺人者實彥驤也非吾父與弟也令憫而代之孝子曰侍父獄中朝夕起居猶荷校以立父出獄人曰孝哉吳氏之子乎或有感而泣下者居二載會有詔讞疑獄行在所孝子在行中行至淮安病卒年且六十一矣時辛亥六月日也余至廣昌太守饒公秉鑑曰孝子之事吾猶及也揭紳曰彥驤純孝人也可使其無傳乎時長樂謝公士元守建昌聞曰是可風吾民矣乃表其閭而復其家史官曰世以孝聞者或封肉一臠廬墓三載逞逞

精變天地誠動鬼神況以身代死若彥驤者乎其與日月爭光也宜矣嗚呼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若吾彥驤者天綱人紀賴以立也世可少斯人哉

跋

跋文昌朱義士墓碑後

右墓碣一通翰林博士張君伯顈為有元義士朱公英發作也公諱士華字英發别號溪南居士甞師宜黄丈學顈老劉先生授書學成而亂作至正壬辰紅巾四起

公議辟地會監郡丁中憲舉兵復吉州檄蒼筤劉朝列鎮瀘江西臺掾劉子永守白沙府長史陽承事守沙溪公仗義保障為官兵聲援賊襲執公暨涉江公紿賊赴水死於戲人誰無死公得死其所矣倫聞長老言元綱既頽賊起淮潁蔓于江漢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潯陽朝廷遣尚書董鈴黄釗廉使吳當平寇江西中用間棄功竟弗就羣盜蜂起鄧克明據挑溪陳普據新淦普姪陳海據永豐孫本立據廬陵新安陳闗據若富高以

介據永豐明徳折桂三鄉立砦太平園士夫多庇砦主以生陳宗舜禾川名士尚附陳闕茍旦夕活諸何責乎其臨難仗義可考見者吉州則蕭槩翁一再赴學宫井死戴大賓扼賊龍泉衆寡不敵死章立賢盡室投江死永新則姚正叔捍賊三世死樂安丘甲擊劾賊黄留戰死永豐則羅明遠賊穴其腰三日死貢士唐景行罵賊死於戲士遭亂離死腐野草多矣獨數公之死有聞焉天理之在人心固不泯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

之失德寵賂彰也當承平時貪冒尸位玉帛充盈子女靚麗縱欲怙侈僭用咸極致國危敗納妻獻女忍恥乞憐五性斁而三綱淪矣扶天理立人極乃發見於草茅之士使國家得斯人而用之夫豈有敗亡之禍乎謀人之國者可以永監矣望振公五世孫倫同學友予欲廣其事于左方使來者有所考也

跋錢文肅公與張繹貴書

錢文肅公習禮致政時閭里人饑饉稱貸于姻家張繹

貴甫以周之子友張廷祥樂道之重題其紙尾其家嗣
襃蕪美及其弟涪守𢿱蕪素屬予載之倫聞昔先王理
天下正井牧比什伍崇本出末九年耕積三年食雖有
水旱民無菜色民心膠而天命固後王所以有天下而
不已也阡陌既裂蕪并俗起時之君臣僅致小康未弘
大猷凶饑相仍餓殍盈野民心渙然國亦隨之人之配
極造化以無私也王者無私於國臣民無私於家天下
不治未之有矣今天下固先王天下也有可行於古而

不可行於今哉公登永樂壬辰進士由學士貳宗伯践清要者三十有六年納誨沃心曾以斯道乎此倫之所未喻也雖然貪冒成風公獨脫然無少緇玷歸榮故鄉惓惓於里人如此其潔已之義及物之仁有可言矣繹貴亦慨然副之非樂善好施者不能也然救荒良法社倉最善朱子創于建陽四方從者衆公以是告張氏其有不從與惜當時未及也自甲申至今六七十年廬陵大官最多獨李文毅公以節義公以清狷有聞于世洪

熙改元文毅充講席奮忠讜動天地而格鬼神繼司成均諸生愛之如父母二公晚路權璫執命文毅見辱石冒代死諸生號救闕下者數千人公獨以病免歸二公去位先後不一年公年已七十五文毅登甲申科計其年亦不下七十後二年為正統乙巳權璫禍敗二公猶及見之出處去就君子大節屯之初磐桓利居貞明夷之初不食而行二公其有與倫申廷祥之論忽爾覼縷李公初謚文毅更謚忠文所謂文節廷祥筆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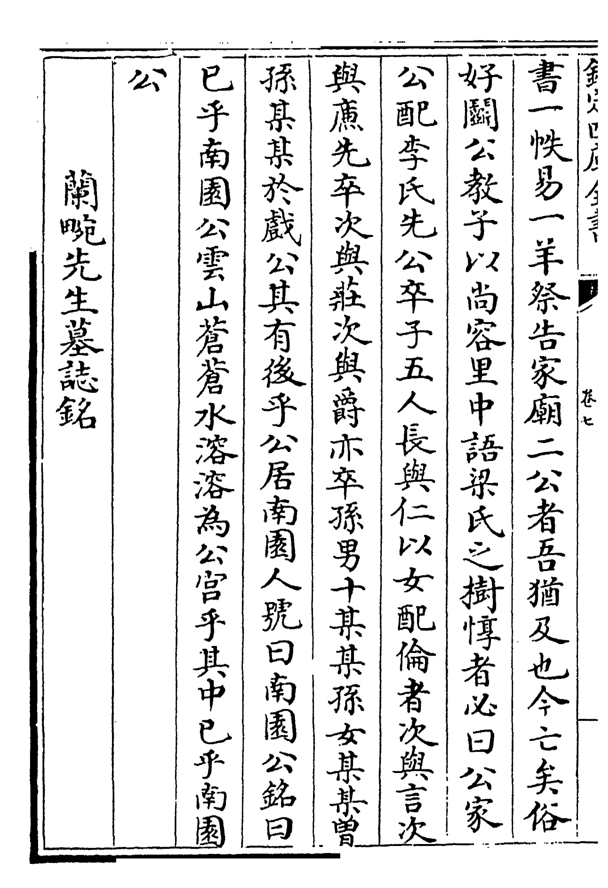
## 墓誌

### 南園公墓誌

南園公卒于是六年矣孫堉倫始得誌其墓誌曰公姓梁氏諱旺字儀象其先汴人辟黄巢亂徙里之姜坊居之姜氏絶不知何時梁氏盛為梁坊梁世有聞人民則秉彛著科第于元國朝伯興仕至河南布政使初丞應天禄口給外辭太祖以老實稱之公大父王和父東啟世不仕公幼孤立有聞大父善耕先生與之里中高會

會必公在則往倫時杖屨左右公見奇之命歌風雅古詩以為樂公久而益莊動止有則里子弟樂傲放者見公必自撿退私語曰老成典刑具在此翁初公冢嗣有女公奇之曰必配良士正統辛酉大父卒家亦落莫媒氏以名聞公曰得矣吾固奇此子也家人愕眙相顧閭閈長老厚公者竊謂公曰嫁女須勝吾家公輕與寒士奈何公曰非爾知竟歸羅氏已已倫游郡庠公曰止丈夫有立何秀才為乎既而勑諸子給其費丙子倫貢于

鄉今上二年丙戌倫登大廷入翰林為修撰其年夏五月黜為泉州提舉道鄉謁公公已病瞠目視曰為子孝為臣必忠汝就道毋我顧翌日病革家人葬公於峽上之仙人巖亥山已向倫臨穴哭即行公雖不樂仕好以前輩仕者風後進嘗謂倫曰吾幼時布政公已致仕坐郭桓累籍其家惟書數帙公懼不免中道經死太祖聞而哀之命復其家比長見羅慱士致仕歸望鄉足履以前曰吾父老宗族所也嫺族盛供帳御者峻却之歸以





書一帙易一羊祭告家廟二公者吾猶及也今亡矣俗好鬬公教子以尚容里中語梁氏之樹惇者必曰公家公配李氏先公卒子五人長與仁以女配倫者次與言次與廌先卒次與莊次與爵亦卒孫男十某某孫女某某曽孫某某於戲公其有後乎公居南園人號曰南園公銘曰已乎南園公雲山蒼蒼水溶溶為公宫乎其中已乎南園公

蘭畹先生墓誌銘

於戲此處士姚公墓也湖西羅倫志焉羅姚世連交大父靜菴先生永濟大父善耕先生永仁二父令善唯公倫甫髫齔公來眂二父長身玉立鬚眉鶴鶴儀觀偉然觀者驚異公退倫私曰翁何許人大父曰戚里自樹蘭畹先生童子容識之踰年辛酉大父卒踰七年丁卯公卒踰二十一年丁亥倫乃銘公墓或曰子不銘墓胡然而銘公墓聞諸人曰公弱喪考俗疫喪者不喪公曰疫鬼祟喪子其有知乎卒喪之無恙人咸曰異哉姚氏子

他豪有力者同胞越貊公視父母子視己子鞠誨克之異他豪有力者公學琴于後軒謝利用久之曰吾得其人矣琴亦可無也獨死絰乎哉喜賓客雅歌投壺終于大耋舍傍學山晩營壽藏其陽疾棘召諸子曰死生有命吾聞諸夫子淫祀能生死人哉毋辱我于地下我地下何以見先人修然而逝時正統某年月日距生洪武某年月日得年七十有一祖仲陽父一夔世嘉遯取胡氏前左軍都督經歷尚迪孫女子三人衮紱衮黼衮弁

克惇公樹女一人適某孫男十人某某孫女一人某適羅某曾孫十九人某某公諱珏字介圭人稱蘭畹先生清塘里人孫子弁來乞銘咸曰公樹者子宜銘曰

樹于一鄉風聞四方其聲揚揚曷不樹國天柱特特萬有其宅御風以遊御氣以周寥廓以休厥樹我取樹元何有樹千萬壽

謠

為張主事時達荒政代民謠

張君時達荒政也丙戌饑民相食君主漕運呂梁活民命數千有誣君因民以自利者君曰辟謗而視民死孰與蒙謗而致民生為益力余南遷道呂梁諗之民民曰然君寔吾父母也余聰真州徐君大華君同年也同道也劇談之且曰先生盍白其心於人人用是因民辭效風體以歌之使觀民風者采焉使司民命者勉焉

吁嗟危兮餐糠麋兮仁我侯兮視我兒兮惠我饑兮吁嗟苦兮草木茹兮仁我侯兮視我子兮活我死兮吁嗟極兮

自相食兮仁我侯兮視我子兮起我甐兮吁嗟我侯兮
展我父母兮胡為之人兮而不我顧兮曷告天子兮

## 文

諭屬文代寶慶守謝世修作

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父母于一邑守父母于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

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内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復也而為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黄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令人之心豈異於古人哉方其含餔畝畝鼓篋庠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真可翺翔古人而犬彘若輩也及一旦

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薫炙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慫慂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匱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厦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

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為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為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為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逦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為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為吾屬者尚監于玆以

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厲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卹民以寛容衆則庶乎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

哀辭

山陰居蘭陳先生哀辭

成化五年春陳公居蘭卒居蘭生於東越長於東越戍於南郊徙於北燕卒於金陵子三人御史直夫其季良

也居蘭卒命曰蘭東西南北人也死其歸我先人之兆

直夫以之子友羅倫哀之代執紼辭曰

居蘭生山之陰頼川澤沃靈根深居蘭長嶺之表山荒

荒谷窅窅瘴雨蠻烟飽經了居蘭老老燕山功名寂寞

毛髮班繡衣春當霄漢立老父終日開懽顔居蘭化金

陵道東家西家白頭翁百年埋沒同秋草居蘭有餘馨

不逐秋風老靈裷翩翩歸故丘歸故丘死即休

說

靜軒說

人之生也靜感而後動生焉性靜也天下之大本也情動也天下之達道也心統性情妙動靜之主也敬以居之養其靜而制其動也子思子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養其靜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制其動以養其靜也能制其動動亦靜靜亦靜動靜一矣是故敬而後能靜靜而後能明明而後能誠誠則動靜一而幾於聖矣故聖賢非性生由養靜以至之不觀於水乎聖人之心猶止

水也沓至而不亂善應而不藏主於靜以一其動也衆人之心猶潢汙也澄之久則止止則湛一而照萬夫豈由外而得哉制於動以養其静也程子曰静然後見萬物皆有春意此之謂夫

愚坦説

不通之謂愚無險之謂坦古之愚也直直斯坦矣今之愚也詐詐斯險矣愚而坦者得於天者不移於人也愚而險者天移於人矣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坦其君

子之道與來之坎坎入于坎窞凶險其小人之道與處士蕭某以愚坦自命諗之曰顏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為愚也斯二子也陋巷不改其樂患難不干其身無往而不吉矣若柳子厚之阿附匪人戮辱其身而不悔乃以愚自文無往而不凶矣子厚之愚人皆知笑之矣夫學不聞道恃知以自私而卒歸於愚者皆是也使其闃然自省如寐之得醒將自愧之不暇何暇子厚之笑哉愚坦其知所擇與

魯之大賢衞之名卿亦自勉而已矣廷瑗欲世其道乎為此而不為彼也何以愚言為

善人説

善者性之源惡者習而後移者也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生而惡者移於氣者也移於氣與習惡由是生焉善非其初乎曷為明其初見善則好焉見不善則惡焉天下之至情也善非其初乎大學之教在止於至善教人以復其初也神發於知幾防於意致其可欲大而化

則聖矣聖則止於至善矣不入於室者吾止也化而聖者吾進也止未至也可乎文江上游有善人焉問之李其姓儀佑其名果善人乎許良揖曰某事善某事善問之里人里人曰善人也問之鄉人鄉人曰善人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吾乃見善人乎難於古而易於今者何也善人其進而未止將終於善人而已哉

萬里說

天下莫險於水鵬之徙南溟也水擊三千里險之至也

鵬能忘其險焉摶扶揺而上者九萬里高之至也鵬能忘其高焉鵬能忘其高與險也夫豈無所待而然哉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九萬里則風斯下風之積也厚矣予聞天之高十九萬里九萬里天之半也鵬之飛也半於天而不能至有所待也有所待者不能至其至也無至而無不至者無所待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以遊無窮者無所待者也世有斯人乎若未之遇也蜩鳩斥鷃惡知九萬里之上有大鵬者哉大鵬

惡知其上有天者哉天台有風鵬焉號萬里作是說以貽之

澹軒說

淡者天下之至德也泰伯讓天下夷齊讓國孔子疏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不改其樂淡之所成也故曰淡者天下之至德也春秋戰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積骸爲山流血成川敗國亡家者相踵也不淡之所成也故曰淡者天下之至德也天下之物莫淡於水水初非有鹹

也至海而後醎之味成焉水源於山疏為溝澮溢為江河滲漉浸潤五穀繁滋草木暢茂淡之所成也海濵之地彌望斥鹵草木不生五穀不茂不淡之所成也海居之人汲水以自隨或掬海水飲之則顛倒眩瞀終日不寧淡則宜於物與人不淡者反是故曰淡者天下之至德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目不盲於五色口不爽於五味耳不聾於五聲天下之物無一足動其中而淡之德成矣水者天一之所生人

心之天亦天之一也淡有要予曰有一為要

立齋說

忠孝劉氏瀧岡仕族予表叔行也務學有年矣屬予名其齋予名之曰立或曰立之義如何予攷之傳其立義有四有立定之立三十而立可與立立於禮之類是也有豎立之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本立道生之類是也有卓立之立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之類也有豎起之立孝經所謂立身揚名名立於後之類也叔孫豹所云

又有立德之立有立功之立有立言之立皆竪起之謂也立雖不同而三者之立可槩之矣三十而立聖人教學者以立也有所立卓顔子見聖人之立也立於禮可與立本立道生學者之立功效次第也立愛立敬立身揚名治天下者之立也曽閔立德者也能立學者之立見聖人之立則立德者可言矣葛狄立功者也能立身行道則立功者可幾矣賈董韓歐立言者也能立德立功則立言者乃其餘事子之所務者立言也立德其法

於胷闋立功其法於葛狄而鄉先正歐陽子輩則立言之法云表叔其有志於斯乎

寶墨說

君子之寶吾聞以善未聞以墨也夫善者人之心天之命太極之本然也人寶之而仁家寶之而慶國寶之而榮天下寶之而和平惟墨之寶也珪其聖乎粤方册既廢紙道乃成墨功攸著聖賢精微之藴古今監戒之跡備矣天地位而易行陽善陰惡陽剛陰柔陽君子而陰

小人君子覩之體陽剛之中正去陰柔之邪佞則太極之全體在我矣寶有大於此乎彼役役焉朝秦暮燕求之身外而不已者豈吾之所謂寶哉皓歸而求之請質於無極翁

銘

婁岡梁氏鍾銘

大道何象玄黄精英大者何聲虛空雷霆警百氓之憒憒振萬古之冥冥乾坤示則麟鳳呈靈寂感生于方寸

中和洽于閨庭礪磨南岳塵擁東濱天畀夫子全此德真

端硯銘

去觕樸之質妙中和之精金聲玉色地緯天經舍之則居然而貞用之則天下文明

祭文

祭外祖安和文

倫聞先夫人有言曰吾姓李氏系西平之宦裔世清賽

之儒紳吾父安和寛夷篤實吾母曾氏柔靜貞純吾弟集淵俊民茂異粤惟大父聯吾邦鄒魏之姻而黨事方興在永樂丁亥之春弟年十一侍父母于南郡吾年十三歸嬪于汝之嚴君父母憂憤卒殞其身吾弟自竄極于艱屯成童來歸徙于常德有子二人而李氏之不絶一燼燃于寒灰一髮引于千鈞於戲人誰無父人誰無母吾父母之死獨含寃於九泉善者得禍惡者得福何顛倒乎彼天豈懵懵在上都不知聞而下民之禍福壽

天任其自然滄海有涸泰山有頹而終天之痛無騫春雲慘慘秋月娟娟吾父母之遊魂想戀戀于故阡青山可墳蒼崖可鐫汝異日少長成吾父母首丘之志是亦百世之良緣也先夫人沒十有六年倫乃得官仕未三月南竄海堧暫回翰苑道病歸田卧雲霞而枕泉石竟成痼而莫痊尚有待于它日酹先夫人之遺言望行雲而一奠不知涕泗之漣漣

祭外祖南園公文

嗚呼天乎碩人其喪乎嗚呼天乎碩人其不我留乎嗚呼天乎天乎莫我知也夫方余挹𩰪未濟特紛紛總總兮誰知巓領兮侘傺不吠山犬兮定𪇰鴂夷公獨哇留夷與揭車滋杜衡與江離索芳草於舊叢兮搴胡繩之纚纚指幽蘭之猗猗搜嘉禾於蔚林兮盼中椒之清芬指菌桂之幽枝留一鯨於衆族遲𪊵鳳於羣飛釋驥車大行之坂乘我龍兮雲衢嗚呼公之此見其誰及之將高霄漢駕日月兮齊輝嗚呼公若兮天何不我留兮大

昭于時嗚呼已而已而吾之德報兮將何施謂將為之
發潛兮公之馨德芳菲謂將為之厚歛兮公之重衾雲
依依吾為蕉黄兮空薦香荔丹兮徒羞觴繐掩淚兮空
浪浪嗚呼心傷兮心傷日崦嵫兮尚朝陽月朦朧兮尚
朔光公何乘雲兮終帝鄉地邈邈兮天茫茫水悠悠兮
山蒼蒼令人懷感兮何時忘嗚呼哀哉兮伏惟尚享

一峯文集卷七